



東都事略卷之六十三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顛盡其家貲

以置書至以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

學者為吾子孫父逢吉為光祿寺丞度力學

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為天理評事通判通州

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

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廟治休墾闢荒萊

安集流庸以為殿最良章敵后善之舊制



司及藩鎮辭見皆賜見對始仁宗初即位止  
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王  
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  
轉運使大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  
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議乃止除  
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初劉平  
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  
宜以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保障遠斥堠控  
扼要害因上備邊十策迂承旨時西事未寧

知樞密院宋綬私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假  
宜如故且無使外夷窺下朝廷淺深  
仁宗從之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  
余萬其後言者以天下无言遂廢入監陝西  
河東歲市馬二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  
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時三之一請  
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  
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  
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以之迂端明殿學士

仁宗問用人必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  
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  
求柄用也京東京西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  
其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明  
年改參知政事居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  
楊懷敏樞密使夏竦于言上前請使御史與  
宦官同于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  
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

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于上前仁  
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  
議者以紫宸非人在所稱改觀文殿學士判  
尚書都省精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  
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威儀  
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為  
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  
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仁宗出歌器以示  
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

中正事。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述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二卷，慶曆兵錄五卷，編總錄八卷。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覽，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

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即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詔諸儒裁定，乃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先職入省則先官卑，而職高者常迂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元昊反，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詎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

已以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  
所授旌節設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  
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  
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  
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  
号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自不敢妄  
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  
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  
時方銳意于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

師以無功元昊亦歸過自新  
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設者始  
悔不用育言而虛弊中國同修起居注遂知  
制誥迂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數月除參知  
政事章懿皇后升祔真宗廟言者請覃  
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遣使察  
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  
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為憂仁宗欲徙二人  
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

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賈昌朝數  
爭。訟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育  
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  
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為樞密副使。明  
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  
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  
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將  
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  
士判西京，由司御史臺分臺。旧不領民事。育

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  
育。育判于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  
知陝州。加拜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  
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  
邊，種落數侵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  
自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隣府  
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于朝，不報。  
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  
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為資政殿

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  
充字仲卿舉進士嘗為國子監直講兼官吳  
王宮教授他官與宗室狎習无誨導之誼充  
獨以嚴見憚為宗室六歲以敵一曰視二曰  
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  
宗命分寫通賜皇族 英宗書之坐右授集  
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修判流內銓胡  
宿之子宗充改官有言其私者乃出修知同  
州充上疏言修以忠直結 陛下之知若以

為私則臣須與修同貶于是修復由充亦改  
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意臣欲隆其禮王  
洙判太常禮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  
知充即移開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置  
會溫成神主祔新廟以揚察攝大充敵官趙  
抃與充監禮 仁宗不遣內臣臨視祭視內  
出圭瓚以灌鬯充言于察曰禮親享而太廟  
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  
祭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于 太廟而厚于



東坡事略 卷之三 七  
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雜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而望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召入為三司鹽鈔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諫議大夫樞密使王韶取洮州木征遯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拔以官

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為宰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遯司馬光呂公著韓雍蘇頌又荐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于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為堂後吏所駁

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俱得罪詣京師歷抵  
親抵求救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寃治  
確捕充親戚官屬擊考鈎致充語神宗獨  
明其死他充數為同列所厄然素多病至是  
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  
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  
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采  
秀澈詞氣溫厚內行修飭事兄甚謹將終戒  
妻子死以私事干朝廷神宗對輔臣每歎

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  
官起居卽安持為都水使者迂工部侍郎終  
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伴官皆至員外郎始  
張懷素以妖術妄說安福見儲以為福當似  
姚興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閔中儲信之大  
觀元年因星變謀與伴起事為人所告懷素  
儲伴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舉進士為廣濟  
軍判官從薛奎辟為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

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為僉書節  
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  
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歲歉  
民無積蓄盜賊間發鎬為平其物價募民為  
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  
州起為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修  
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領百余騎  
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司州廂軍得材  
武者三百人教以強弩奏為靖邊軍最驍勇

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  
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制河東  
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  
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  
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為安撫使未下命參知  
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  
功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三司使彥博為相  
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  
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体臨

事不省既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  
家衛州因居焉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  
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圭田田令或  
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棄而不耕入以爲  
清入爲監察御史裏行再遷知諫院時范仲  
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  
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斥歐陽修移書責  
若訥爲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

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後臣不敢妄有  
營求歐陽修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  
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  
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  
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奉天  
子與宰相忤意逐之臣當諫請臣愚以謂仲  
淹以狂言取譴豈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誠  
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司召修  
戒諭免于惑衆修上請夷陵令而若訥遂爲

士君子所恥至謂為不肖加直史館為待制  
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王公坐而論道今二  
府對才數刻豈能盡萬机之事宜賜從容如  
唐延英故事意欲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舉士  
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吳育  
數爭事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  
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  
時若于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為

樞密副使公訥非之王則反于貝州訥者多  
欲投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今釋不討且  
啟亂訥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  
使皇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  
射謚曰文莊若訥若學善記于申韓晉子之  
書尤其所好志習醫書雖國醫無以過也然  
拘方治疾多不效皇祐間累  
詔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以漢貨泉

東都事略 卷之六十三  
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  
有集出十卷不姓是疑問累  
書臣稱曰嗚呼士之舉指云為不可以不審  
根也觀若訥為人亦有太過特始也不能辨  
學仲淹之无罪而徽進修書終也擠吳育去  
好位而躐取政柄遂為清議所薄方林仁宗  
效之世求賢如不及若訥既有位于朝榮名  
裕厚祿何患不得而乃取名撓節以僥倖上  
誅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矣使若訥砥礪  
廉隅不叛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之六十三

東都事畧

卷之六十四

謝絳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四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賓客絳以  
父任為校書郎舉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祿寺  
丞為秘閣校理上疏謂有宋嘗以土德王  
天下兩制議兩制以為太祖受終周室  
豈可弗遵五行之序事遂寢仁宗即位絳  
建議請以真宗配感生帝而翰林學士李  
維又以為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

水旱主河決絳上疏引洪範京房易傳陳災  
異之變以為 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塞時  
變惟是號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天心故水  
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 陛下也  
夫風雨寒暑之于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于  
物澤不究于下則水旱為疹近制命有信宿  
輒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今 陛  
下朝夕左右以佞幸而進為 陛下言者刻  
民而取利則甘御下而惜息則悅諛言似忠

而害于理忠言似通而便于政然而為國以  
息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  
免三公亦可懼也 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  
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贊不明耶 陛下  
信任不篤邪何為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  
政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 詔深  
自引咎許士大夫極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  
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  
化以休息天下 仁宗嘉納之為國史院編



脩官稍遷直集賢院以父年高請便養通判  
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  
華清宮內太宗肇脩三館更立秘閣于昇  
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  
寢廣又益以內帶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  
勞問速宿廣內有不時召人之力道術究說  
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  
者延燔簡編畧畫諮訪舊本是止疑文有司  
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攻校之使

直舍單喧太宮衛尉供禮茲削陛下未嘗  
造翠華降玉趾寂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  
府日久議者以為慕道不篤于古待士少損  
于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弊  
甚為聖朝惜也願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  
為開封府判官又為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  
令數變則虧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于必  
行字者患于不一願罷內侍凡詔令皆由中  
書樞密院然後施行因進聖治歲五篇以艾

東坡事略 卷之四  
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任知鄧州卒年  
四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宜州  
推官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入等遷禮  
部員外郎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  
判官 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雷下 詔  
求直言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  
若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  
象 陛下既祇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與

修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群縣之刑辟未  
平者願推所以極卹之道有位有背公懷私  
害直醜正相為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  
懲艾之術擢名藩專使首領假非其人守邊  
防擁重兵有方畧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  
宜西北諸戎人恃信好有強悍而自恐驕傲  
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  
近習之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患生  
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托其隙草澤庶士有負

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  
行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  
陽之氣地者陰之氣使其有越陰之分侵陽  
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有無作威作福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  
事之臣踰常分乎 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  
府至于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一二大臣平  
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材使 陛下固知在位  
之能否及有餘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使進

擢之人知恩出于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  
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  
陛下無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  
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于上而謠訛  
已行于下矣 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  
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于一切故被擢之  
人感恩自屬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  
不在于下也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  
茅辟除陰害萬物猶雷而解頤雨而潤稽人

君崇寬大順卷令則應節否則動于各全方  
春而雷發声于天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  
震動天下宜及于早而矯大臣舒緩之咎凡  
朝廷事與臣綱無内外取其先急者悉開  
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  
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証天意若曰夷  
狄將有畔上之釁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  
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消而福  
祥至矣既又陳人事仁宗嘉納之直史館

脩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紳舉馮端為御史  
諫官歐陽修論紳所舉非其人改龍圖閣學  
士知澶州喪父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  
急于進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徙河中  
府未行感疾臣者誤用藥指力疾杖之已卒  
而年四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學善屬  
文舉進士為僉書晉江軍節度判官還為集  
賢校理通判太常州知秀州入為三司監鈇

戶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同修起居注  
進直史館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天以陽動  
君之道也地以陰淨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  
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丙辰  
地震此大異也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  
此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頃范仲淹余  
請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朝政  
者將二年矣願陛下深自咎責明詔郡國  
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隆盛而善應

集也出為兩浙轉運副使疏太湖盤龍滙瀆  
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除知制誥方陝西  
用兵急于經費仁宗自擢清臣為龍圖閣  
直學士攝三日後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  
能欺簿帳之冗者一均刪去丙東門御厨凡  
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  
為宰相呂夷簡不悅清臣以宋庠鄭武與清  
臣同年指為黨出知江寧府入為翰林學士  
以父喪完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為宰相陳

執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擢賈昌朝因爭而罷復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清臣為人其遇事敢言教言天下事皆當世可施行者有文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宿州召試學士院改著作即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出為江東

轉運使部吏顧易其年少及提姦伏一路煉名為右秉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為改軼以襲唐体者察謂防禁一則奔競復起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誕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晏殊為宰相察以子壻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詔舉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起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

舉恪太密云坐細故皆所不取恐英傑之士  
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郊論事不得實問狀察  
言御史故事觀風間若反被責問非所以為  
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出知信州改揚州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未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  
益州進禮部侍郎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  
三司使以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  
進丞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十六贈禮  
部尚書謚曰宣懿察四歲始能言為之敏瞻

典內外制有体要吏術間而中理有文集二  
十卷弟寘舉進士第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  
毀瘠而卒年三十一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  
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為嵩城河陽二縣僉書  
益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趙元  
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  
之源道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  
城堡而兵該有不得而救之者且吾軍畏法

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  
駐兵瓦亭見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  
以敗死劉渙知滄州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  
狗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  
知滄州范仲淹荐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  
博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中簿河南  
府戶曹郡武軍判官中書判拔萃遷山東道  
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荐其材召試史館  
閣核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

御史不肯言使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  
與俱貶、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  
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  
畧判官洙雖用懷敏而尤為經畧使韓琦深  
知其後諸將貶于沔水琦降知秦州洙亦徙  
通判濠州久之琦奏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  
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  
勢猶六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  
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奉六卿慕晉為戒



二帝不思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定憂乃撫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為丘墟矣陛下觀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之于秦隋至于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

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虜救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之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當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雖樂聞過未嘗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臣所感忿于色而不已何者以今命令數更息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在一陛下所行爾因循不事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

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取信于下異時  
民間降一命令皆諫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  
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  
于上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  
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德焉後復一人沮  
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談其謀  
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以及士人  
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

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息我黨名為斜封今  
陛下咸柄自比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  
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  
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  
壞綱紀忠臣所不為沮德音則或柄輕于上  
且盡公不私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  
私暱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息  
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  
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

民間傳言內帑皆祖宗累朝所積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于民者日滋即知蓄于公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寢廣帑歲之積未必常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陛下行事頃歲間邊將王珪以力戰獲若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悅服見夏人所得之過則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

王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悟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于內以正于外能使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惠問忠言所以亡遠浩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知渭川鄭戩為陝西帥遣劉滄董士蕪城水洛洙奏罷之時戩

已解四路而廉滬青督後如故洙屢召滬等  
不至遣人代之亦惟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  
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番訟  
議命御史劉澧就鞠無罪乃以假公國錢與  
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  
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  
稅得疾元臣藥昇至南陽求監疾革隱几而  
坐與賓客言不及其稱遂卒年四十七洙博

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于春秋為文章簡而  
有法自西兵起洙未嘗不在兵間而樞西事  
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  
盡當今制害又欲訓士兵成卒以減邊用為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有文  
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舉進士常徙杜  
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為樞密副使文荐之得  
祕閣校理是時諸將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

動 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司以甫為右正言 仁宗好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遠方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昔載在書史 陛下可自知也保州

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察之甫因力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尹洙以扈違節麾將誅之大臣補主沒議甫次渭水洛通秦渭于 國家制滬不可罪由是罷徙而釋滬洙甫平生所善者也必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 仁宗維之甫遂陳解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龍州為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昔屈于

此則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  
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為  
河東轉運使三司處支荆使擢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由侍讀卒年六十贈右  
諫議大夫甫性勁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  
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  
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德者曉然如目見  
云

石楊休字昌言局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學

舉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知中年縣民  
賦役重而富人隸太常為樂工者六十餘人  
楊休皆罷之為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為開  
封府推官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  
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為度休奏史官當立  
上之左右與聞聖言不可坐仁宗從其  
言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  
仁宗誤書名楊休言此奉宗廟之禮而有  
司丞悞不以聞仁宗曰溫成之廟豈可書

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即命改  
易楊休又奏乞增諫官七每以廣言路置五  
經博士以尊儒術命御史出使以防壅蹇擇  
群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豐財用皆有  
益于國者卒年六十三楊休喜閒放平居養  
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而  
于誥命即所長云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四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五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也曾祖縉為史官  
至給事中五代史有傳天禧元年昌朝獻文  
章于朝召試除晉陵簿国子監說書時孫奭  
判監一見許以公輔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  
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侍講亦自昌朝始  
在徑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  
錄刪潤以進賜名迹英殿延儀閣記注錄太

平與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曰言近歲屢災  
寺觀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  
象來獻請加賜還瓦以所獻示外皆從之  
歷知制誥尤罔閱直李士判流內銓、法果  
令奉多滿萬二千乃奉令昌朝以為法如此  
則小果終不善治乃請槩奉令而与其奉如  
大果叔知開封府為御史中丞劉平石元孫  
陷西虜或誣以降詔收其族昌朝言漢殺李

陵毋妻子陵不啁而漢悔 真宗抚王繼忠

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  
講林瑀以 天子即位年月傳會易筭推吉  
凶昌朝疏出之初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  
詔令与三司合議步省繕多百万又言所以  
待夷狄者六事時皆用其策慶曆三年遂參  
知政事四年為樞密使五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矣殿大李士居兩月除昭文館大  
李士元昊啁石元孫詔賜死昌朝獨曰自古



將帥被執多不死元孫均不死宋興以來御  
史制科人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余  
皆第四等並為及第自天聖六年始復置中  
選者不过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昌  
朝議收廢之吳育不可與昌朝皆論于上前  
由是有隙乃詔自今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  
兩制奉為育教與昌朝爭議者不以昌朝為  
直高若訥為御史中丞乃言大臣廷爭不肅  
故而不時若育罷昌朝之除武勝軍節度使

平章事判大名府初張貴妃賈氏母養  
于禁中貴妃既寃幸時賈氏用事宮中謂之  
賈夫人而昌朝以姑事之謂之賈姑、時臺  
諫論其姦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  
虛實相半如賈姑、事豈有是哉 仁宗默  
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荐昌朝也王則反貝州  
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西東道封安  
國公河決商河屬步飢又疫人多流奔昌朝  
所救活甚多徙鄭州及見田為觀文殿大學

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李士自此始求補外  
復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為右僕射兼侍中判  
鄴州辭僕射侍中乃改同平章事以毋喪去  
召對徑筵命講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復請修  
河故道中書議灼之六塔昌朝力爭不已其  
後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者  
中中人劉恢往還河上言決趙征村與上姓  
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  
嘉祐元年許國公召為樞密使仍同平章事

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為客位以待官  
又官有矯制者釋之而不治乃罷以鎮安  
軍節度使兼侍中景靈宮使又出判許州改  
鎮保平移大名英宗即位改鳳翔節度使  
加左僕射進封魏國公徙州以疾求解將相  
復為右僕射觀文殿大李士判都省薨年六  
十八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昌朝博學善  
識論及大用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  
官人宦官者有文集奏議各二十卷通紀八

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群書音辨十卷有子  
炎徽宗時為工部侍郎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也奉進士開封礼  
部俱第一与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為孝者  
所宗謂之二宋初為大理評事同判棗州迁  
直史錄修起居注迁右正言會郭皇后廢祥  
与诸諫官伏闕力争坐貶罰金景祐元年知  
制誥當是時制奔人与武奔雜試庠建言六  
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礼之武奔人

別試 仁宗從其請五年 仁宗歎以為同  
知樞密院事故事死自知制誥除者乃召入  
翰林為孝士而以弟祁知制誥宝元二年遂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仁宗眷之厚宰  
相吕夷不悅会范仲淹在延安焚元昊国书  
不以聞而以私书復之事至 朝廷群公议  
之夷簡謂不可庠信之亟于 上前乞斬仲  
淹夷簡徐救之時祁戩為樞密副使葉清臣  
為三司使皆庠同年進士或诬以朋党尽逐

之庠伯知揚州加資政殿李士移鄆州慶曆  
五年復拜參知政事 仁宗御資政殿召兩  
府觀策以時事庠獨進以為兩漢對策本延  
岩穴草莽之人臣等備位大臣自視遇如賤  
士非所以尊朝廷也乃請勅中書合議上奏  
從之後手詔以時事訊兩府皆推庠為對八  
年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英殿大李士遷  
工部尚書三年初之子与越国夫人張氏客

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勅牒為人補官論死  
御史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无所建  
明乃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李士知河南  
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拜樞密使同平章  
事封莒国公与剌使程勣不协勣罷而御史  
言庠昏乃以河陽三城節城使同平章事判  
鄭州移鎮武寧改相州 英宗即位封鄆国  
公為景灵宮使出判亳州庠所至以靜鎮為  
治末年信愛幼子頗致物議至是御史有言

勿令其子侍庠之官 英宗曰庠老矣奈何  
不使其子隨乎請老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  
一贈太尉兼侍中 文溢曰元憲庠性儉約不  
喜声色讀書至老不倦初名郊李琳在翰林  
回對言于 仁宗曰宋郊姓符國号名必祀  
天不祥也 仁宗語之更焉

郊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明正奏名  
初為第一 章獻皇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  
庠為第一而郊為第十兄愛弟友甚篤初釋

褐授復州軍事推官代還為國子監直講遷  
太常禮院修起居注陝西用兵調費日促郊  
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誠聖人一  
天下之吻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  
量入為出故天子不為私焉今左藏既積年  
之入太倉既三載之儲南方冶銅墮而不發  
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殫用  
之既度也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何  
謂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員一冗也天下廂

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  
无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  
自今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旧其在寺  
帳為徒弟者釋還為民勿復步度今日已後  
州縣寺觀田若干所僧道若干人更不內過  
此數此策一奔可內耕夫五十萬人則一冗  
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刺之才固  
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糧步費庫帛數口  
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延逃匿化為盜者不

可勝計 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  
勞假如廂軍可駈以就役且又別給口券復  
賜帛廣勸死益請罷天下招廂軍已在籍  
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  
又內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  
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則嘗以什二加之  
即近代罪謫足以死之今則不然一官未缺  
十人競逐行朱滿踏袞紫成林州縣之地不  
廣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不可以苟進官不

可以濫除請理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內銓  
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廡之外貢奉之色  
實置送限稍務擇人候有缺官計員補吏則  
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場道齋醮死日不  
有供億不可資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  
祈民福為言令臣下不為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 宗廟次祀社稷百神醴酪  
粢盛犧牲玉帛使有使端委而奉之步時而  
荐之足以鍊明德于天極介多福于黔庶何

必道場齋醮希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  
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宜其取其必不可罷  
者使畧依本教以奉董修則一費節矣二曰  
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吏衣糧所  
給三倍他處幄帳謂之供券田產謂之常住  
不徭不役坐享齋名而又別築神祠爭修塔  
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此誠不逞罔上  
之尤者也夫民藏于國之藏于民財不天來  
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

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  
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照  
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  
所以勞中而享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斥率  
叨恩除取生人之資財為无功之奉養坐糜  
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无師屯  
不為建節已帶節度不為近甸藩及京師則  
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  
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險先示四方衣

服醪膳无益旧規請自乘輿始綿採珠玉不  
為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嚮之民業日  
豐人心不搖師役可奔虽使風行雷照飲馬  
西河蠡尔戎酋可玩之掌中矣次當知制誥  
以兄庠參知政事乃除天章閣待制庠罷出  
出知寿州徙陳州还知制誥除翰林李士庠  
復執政改危圜闕直李士迁群牧使庠為樞  
密使復為翰林當張貴妃制初狄行策礼而  
初乃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李士敢怪人



遂落取知許州未數月復翰林侍讀李士史  
報修撰兼扈罔李士張彥方与祁子遊乃  
出知亳州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听  
蕃落民間自相賣民養馬者不納并戶等又  
請復唐馱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言天下  
根本在河北一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冲  
為国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  
態獠心不能无動今砥齧垂延狄四囓者惟  
鎮与定尔臣日夜深計以為狄兵之強莫若

積谷与財狄士訓練莫若善擇將狄令人不  
聞莫若重賞而嚴罰狄賊顧望不敢前莫若  
鎮重而定強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強勢反  
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陝西  
兵銳士勇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為寇  
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  
里賊鼓而前如虎衽上行故曰謀契丹不乃  
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与鎮无可議矣故臣  
願先入谷鎮定鎮定已足可入谷余州列將

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均遷鎮定則鎮定重  
以天下久平烏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開然  
聚霍然去云奔騰馳抄后掠前此馬之長也  
強弩巨挺長槍利刃什、相聯五、相繼大  
呼蒲戰此步之長也臣料今不待馬而步可  
用也臣雖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  
則闡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死所用  
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  
專而兵不彜故定權其勻則擣其肋勢自然

耳今判而為二其显有害者也屯砦山川要  
害之地裂而有之脫或一賊叩營壘則彼此  
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為一踞願  
以將相大臣領之死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  
則迂治定指授諸將一而責有均事死苟  
且之意策之上也惟陛下當安思危熟計  
所長必待事至而后圖之殆矣既又上禦戎  
七論加端明殿奉士知益州代还除三司使  
御史中丞包拯言初在益州多遊燕又見其

兄弟在政府乃知尤固闕李士知郟州初賈昌  
期建議修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  
者二事附于本傳侖初與王堯臣楊察張方  
平為修換又侖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  
編修而以昌朝提舉昌朝奉王疇編修必以  
為史出中手非是辭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  
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  
曾公亮代之唐書初修而堯臣以憂去方平  
察相繼出外郊遂獨秉筆雖外官亦以橐自

隨久之又命歐陽修刊修乃作紀志劉義叟  
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堯臣入局  
修方鎮百官表初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  
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刊纂  
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至是書成初  
進工部尚書踰月拜翰林李士丞旨復除群  
牧使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初將終親草  
遺表勸立皇嗣戒其子勿請益勿求遺恩勿  
為銘誥勿修佛事其後翰林李士丞旨張方

平為初清謚曰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  
六十五卷初非特文章有見于世其守邊設  
兵虽古名將不能过也然不至大用時論惜  
之呂夏卿劉義叟附于後

呂夏卿字縉州晉江人也少以廕補太  
廟齋郎開戶諱士親朋罕見其面奉進士調  
高安簿又為江寧尉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  
修官士成進直秘閣夏卿喜聚士博覽強記  
而于歷代史尤該洽唐自常述等著史又有

編年諸錄而旁記雜說凡數百家夏卿討論  
是正于新書為力居多然士好尚奇異也與  
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神

宗訪以政事夏卿言累朝不惜金帛講和二  
邊脫民鋒鏑之村垂六十年古未有也願勿  
失前好久之以疾卒年五十三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也歐陽修使河  
東荐其拳術該博擢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  
田修唐書義叟強記于經史百家无不通曉

東都事畧 卷之六十五  
至于 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鐘律皆知  
其要其樂事星曆數術尤過人嘗以春秋時  
變異合之以洪範災異應斥古人所強合者  
著出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多  
應也唐出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六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也恕有傳執中始以  
父任為祕書省正字屢進文 真宗稱善  
真宗不豫大臣無敢及建儲執中上言太子  
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擢右正言坐公累出監  
岳州酒稅遷殿中丞復為右正言為樞密使  
曹利用所不喜出知漢陽軍除三司監鈔判  
官俄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天章閣待

制知應天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  
元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康定  
元年罷知青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為陝西  
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而  
議事多不合徙知涇州慶曆初以工部侍郎  
復知青州執中率民錢築渚有詔止之執  
中格詔卒城之沂州卒王滄殺入青州境  
遣弛檢使傅永吉窮追歷楚泗真揚入蘄黃  
永吉追至采石磯擒殺之四年召拜參知政

事諫官孫甫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  
以政仁宗不聽遣中使齎勅詰即青州授  
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以為不可朕不惑  
人言也明日甫襄又以為言仁宗曰朕已  
召之矣是時章得象杜衍為相賈昌朝與執  
中參知政事每議事執中多與之異甫襄言  
既不用因求去事下中書甫本衍所學用而  
二人者俱有名望于是中書奏乞留二人  
仁宗頷之衍退朝即召吏出劄子令甫襄供

職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吏還白衍  
衍取劄子焚之執中遂言衍黨二人苟欲在  
諫職以擅權及臣覺其情乃取劄子焚之明  
日衍左遷出知兗州甫襄亦罷頃之得象免  
相昌朝與執中同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昌朝免相執中拜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求罷  
進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為  
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

府五年以吏部尚書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執中當國人不敢干以私  
四方問遺無及門者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  
殿追冊皇后禮官以非禮迎上意仁宗嘗  
詢執中而不能考正典禮以對悉奉行之深  
為時論不與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可制嘗  
以過宮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劾奏其事  
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列于朝至和二年  
罷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

節越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黃國公徙  
河南曹州過京師以疾賜告就第加司徒岐  
國公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謚  
曰榮靈又謚曰恭襄 詔謚曰恭子世儒世  
儒母即張氏也執中卒張氏為尼世儒既長  
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世儒宰相子庸駭久  
居京師元豐間為太湖縣不樂為外官與李  
諷諸婢謀殺張氏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  
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歸為婢所告送

大理寺推治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  
世儒并妻等十人並處死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也父格國子博士  
籍舉進士為杭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兵法曹  
參軍改大理寺丞累擢殿中侍御史 章獻  
皇后崩章惠皇后欲踵之臨朝籍下閣門取  
垂簾儀制盡燔之以沮其謀有欲造後苑珠  
玉奇巧物媚上者藉言蠅蟲為災民憂轉徙  
復有西北夷狄之患苟非儉約何以濟用



仁宗嘉納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  
韓從禮稱敕旨免工人市籍者籍又言祖  
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勅旨干撓政府者  
仁宗為杖從禮仍詔諸司自今宮中傳命  
無得施行范誣喜放曠不遵禮法籍屢奏其  
狀會籍除廣南水路轉運使將行復言之誣  
既坐貶鄂州司馬籍亦降知臨江軍徙福建  
路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  
制元昊叛命籍安撫陝西出知汝州徙同州

就改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  
州自五龍之川敗戎落民居焚毀幾盡戍兵  
十餘萬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  
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即虜出入之隘道也  
命狄青將萬人築柁安砦于谷旁募民耕墾  
得粟甚多凡故地為虜所據者悉逐之築土  
城以之元昊遣牙校李文貴賚其親信野利  
旺榮書來元昊未肯削去僭號籍未敢答乃  
請于朝仁宗曰朕非不能以天下力誅此

小戎然朕為天下主豈與犬戎較曲直哉其  
務安吾民因使籍答書籍班榮為太尉籍復  
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班榮稱之則元昊不  
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  
官于義無嫌詔從之又遣賀從勗來改名  
曰曩宵稱男不稱臣籍使謂之曰天子至  
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  
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從勗  
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

言虜輯理浸順願聽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  
諭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復臣慶曆四年召拜  
樞密副使籍請併省官屬從兵就食于是邊  
費什省七八、年為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  
侍郎為樞密使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  
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倘  
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  
人皇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儂智高叛命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

使或言青不可專任 仁宗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也 仁宗然之及捷書至 仁宗謂籍曰非卿執議豈能成功青還 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不可曰昔 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不血刃一舉得荆湖之地不過遷官而已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耶亦不過賜錢二億而已今青

雖有功方之延釗與彬未可同日而語也若遂用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與之爭之累日 仁宗乃許之既而內外訟青功卒以為樞密使會道士趙清旣與籍有連受人旣詐為人求官籍聞之捕下開封府治其奸而流之清旣道死而諫官韓絳謂籍陰諷府殺清旣以滅口乃罷相以戶部侍郎知鄴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

嘉祐元年 仁宗不豫籍上言比者 陛下  
皇子繼天宮坊虐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  
陛下深思 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  
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  
宗廟之孝無大于此臣荷 陛下寵靈致位  
將相年垂七十逼于休退固無他望惟 陛  
下保萬世之業乃老臣之大願麟州自慶曆  
以來虜盜耕屈野河西地莫能禁籍因戒邊  
民無得與虜為市易會通判司馬先行邊還

乃言知麟州鄭戡等欲築二堡于白草平以  
為州扞蔽籍許之既而虜移書至請分定疆  
界麟府將郭恩輕敵出至忽里堆遇伏發恩  
死之命御史按其事籍坐以不築堡事聞復  
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徙鄭  
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  
空兼侍中謚曰莊敏籍曉法令長于吏事治  
民有惠愛特于治軍甚嚴士卒聳畏之  
梁適字仲賢灝之子也灝有傳適少孤輯顯

制誥并自為文以獻。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舉進士，改太子中允，知淮陽軍南郊赦書錄。梁後適論奏曰：朱全忠唐之賊，不可以為勸。仁宗是其言，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有妖人，依鬼神以誣殺人，獄具以不傷。譏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誣，可拒乎？是甚于刃也。卒以死論，有異鳥翔端門，或以為瑞。適奏曰：野鳥來處，宮庭不祥也。非瑞也。常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仁宗曰：次公

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仁宗悅，謂宰相曰：梁適，侯諫官，闕命之。未幾，遂除右正言，供諫職，以與執政親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復知諫院，擢知制誥，知開封府。以請知兗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入為翰林學士，尋改侍讀學士，知澶州，移奏州，召還為群牧使。皇祐初，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御史力爭不已。適曰：堯佐領

四使誠過矣乃罷其宣徽景灵三使懷智高  
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仁宗欲降之會得  
賊將偽降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者  
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乃命狄青為宣  
撫使及賊平仁宗喜曰向非適言南方安  
危未可知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遣使  
來言國書稱大契丹非兄弟之義欲自今易  
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于天不可改  
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

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小儉皇儀殿適不可曰皇儀非所以治  
妃喪又將以適為園陵使適又不可曰嬪御  
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而御史馬  
遵彈適貪黷怙權不宜使久居重位乃罷知  
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適兩知秦州  
蕃戶不敢為寇秦人為立生祠徙立永興軍  
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改鎮忠武知河陽  
英宗即位徙鎮昭德歷曹兗二州復為觀文

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神  
宗即位遷太子太傅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  
中謚曰莊肅適既卒 慈聖光獻皇后有  
旨敕僧資荐 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為 仁  
宗舊相耶 慈聖曰微梁適吾安有今日  
神宗問其故 慈聖曰 仁宗一日對宰相  
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 皇后之黨陳執  
中請付外施行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  
妻明日又出一妻猶不可為况 天子乎執

中之言非是 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  
也適有風采為人主所器明于法令臨事果  
敢辭氣不變所以教條嚴而難犯云其孫子  
美

子美字才甫由蔭入官紹聖初為梓州路常  
平徙湖南路遷提點刑獄 徽宗立為河北  
轉運使子美傾漕計以奉上遂以三百萬緡  
市北珠以進北珠者中虜來虜中始欲禁罷  
之其郡下議曰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

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之崇寧間諸路請  
臣進羨餘自子美始除樞密院直學士拜戶  
部尚書兼開封尹子美于府事無大小皆親  
決胥吏不得騁乃共謀取未絕文書委于路  
而適子美命焚之 徽宗問其故子美對曰  
事之大者不患不訴小者不治而已 徽宗  
然之拜尚書右丞進左丞遷中書侍郎以資  
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大名府進大學士坐累  
青州復守魏州進觀文殿學士拜寧遠軍節

度使以疾乞罷除開封府儀同三司提舉崇  
福宮未幾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少師子美為  
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辨治云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也曾祖景洪事楊  
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玠者稱太宗脅景洪  
附湖南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祖照  
父素以財雄鄉里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玠當  
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  
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



曰聰明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個儻  
任氣以進士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稍  
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有大姓尹氏  
為偽券以欺隣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沆至孤  
纒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証他隣否其人  
當有存者尹氏誣服而歸其田同修起居注  
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  
翌日請對極言得失 仁宗送其議于中書  
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

豈有常哉時永則為之奉使契丹其館伴杜  
防強之以酒沆不能飲因詆曰蕃狗坐是降  
知和州改知江寧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潭  
州有草寇黃捉鬼鄧和尚誘溪洞徭人擾湖  
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不賊稍  
困乃令提點刑獄楊政等八路入討斬首萬  
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  
殺者與擅殺同于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  
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以龍

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偽  
為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勅沆抵  
彥方死不問越國皇祐二年以工部侍郎擢  
參知政事諫官御史論沆緣貴妃進不可  
仁宗不聽至和初貴妃薨追冊為皇后沆為  
監護使改園陵使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明年文彥博富弼入相沆加  
兵部侍郎監修國史沆在相位疾言者屢加  
裁抑又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郡

范師道趙抃歲滿求去沆引勅出之御史中  
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遂以觀文殿大  
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  
州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沆始挾貴妃進至相  
乃其主喪事時又務為侈大之制論者疾之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際嘗與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  
立太子神宗以訪彥博具奏所以乃贈沆  
太師充國公語在彥博傳子仁宗時為天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七  
章閣待制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七

列傳五十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休介人也少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翼城榆次二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入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西鄙用兵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獲蔓久之不即誅彥博上疏曰將推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

濟之乎對敵而有伍不進者伍長殺伍長不  
進什長殺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師之  
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  
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  
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  
倘遇大敵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  
也夫子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蒙長非深  
入也止于習戰而非突耳終于齊師勝晉吳  
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 國朝著令禁

軍將校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于平居無事  
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推軍不  
峻法何以御之哉 仁宗然之明年以戶部  
員外郎直史館為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  
在河外因山為城最險固始彥博父伯為轉  
運使以向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  
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于銀城  
北為河外直道自析德卜世有府谷即大河  
通析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

復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  
有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  
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元昊  
復寇邊以彥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  
邊二年有威名虜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彥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為立訓練  
之法又以益彰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  
二十餘騎悉易以步軍慶曆七年以右諫議  
大夫樞密副使召還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

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張禹卜吉謀反改  
年號置官屬河北諸路遣兵博城下命明鎬  
為安撫司使師以未克彥博請行已命為宣  
撫使以鎬傳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謀  
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輜重鎬先遣殿侍素  
安設伏敗之軍士有請穴地以入貝州官軍  
即城南為穴因自攻其北以牽制之彥博募  
死士二百御杖由穴進既出進城殺守陣者  
則縱火牛軍稍却以捨中牛鼻者牛還攻

之遂火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拜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措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禮無以厚風俗若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幾知恥乃荐王安石韓維張環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為久衣食于官不顧為農且習弓刀一且散之閭閻必為盜賊仁宗亦疑之以問

彥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初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大饗明堂命彥博等修纂儀注起自降詔訖于礼成繫書目為大饗明堂記書成仁宗為製序進礼部尚書三年御史唐介言彥博以聞金奇錦因小臣遺宮掖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為謀身之計仁宗怒召二府以疏示之介面論不已詔送臺劾介既下彥博獨留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

罪 仁宗不許介遂舉英州別駕而彥博亦  
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徙  
青州又徙秦州尋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  
軍至和二年再入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  
日 仁宗遣小黃門覘于庭士大夫皆以得  
人相慶而天下謂之文富明年 仁宗御殿  
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于殿閣召內侍史  
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

彥博怒叱之曰 上暴疾係國安危惟爾曹  
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居欲何  
為耶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白願直省官引  
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大懼及夕詣宮門  
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  
軍令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  
說祈禱大慶殿輔臣至祠事設次宿殿廡志  
聰等又白非故事彥博曰豈論故事時耶富  
弼亦切責之志聰等不敢違知開封府王素

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  
夜門詰且素人白禁卒告都虞侯變者同判  
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使許懷閔都  
虞侯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良可保彥博  
曰此卒有怨誣之尔宜亟誅以清衆以爲  
然乃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仁宗疾已  
沆譖彥博曰陛下違予時彥博擅斬告變  
者彥博以沆判聞仁宗意乃已御史吳中  
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須爲御史言臣

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  
之太宗請如中復奏召用之時以彥博爲  
厚德嘉祐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河北轉  
運使李叅議河事不協訟叅遣人私屬彥博  
爲御史所彈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  
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  
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  
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乞終喪許之



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飴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版闕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相公之力也彥博諫然對曰陛下入繼次統乃先帝聖意與皇太后叶贊之力人臣何力之有燕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英宗曰備聞始議相公于朕有恩彥

避遜不敢當英宗曰暫煩西方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為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曰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劾利用所為以紊亂朝著固辭乃從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陣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撫劉甫監押种詠超使

出戰信等失利復圭亟收所授方畧執信等  
係獄奏從軍從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  
石以復圭為是信等伏誅人皆寃之明年慶  
州軍亂 神宗召二府對資政殿深以用兵  
為憂彥博曰 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靖重  
為先凡事當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  
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  
祖宗法之過也安石曰 朝廷求去民害何  
不可若萬事隳頽如西晉風茲益亂也安石

知為已發故力排之六年除司空河東節度  
判河陽徙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請為鉄  
龍爪以濬河官者黃懷信更作濬州杷天下  
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  
水監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言號道  
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 朝廷疑  
其長事下大名彥博曰河水汗漫非杷可濬  
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  
水落今來未嘗用杷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

同欺罔奏至 神宗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意安石罷彥博必報故傳會其說于是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不公有 詔雜治子淵及本等皆重坐而彥博勿問七年北虜遣蕭禧議地界 仁宗遣中使賜彥博詔問所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彥博奏以為不可予語在遼國事中九年除太保力辭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王

堯臣子同老言 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 英宗皇帝為嗣 仁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劾 神宗以問彥博對曰 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寔 仁祖知子之明 慈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 神宗曰議論推輸于至和中時發端為難 仁祖意已定其後止中前詔亦止如丙吉霍充事前後不相揜也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奏其事曰至和三年 仁宗不豫兩月

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及聖  
體康復顧念前此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  
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方今朝廷根本  
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亦不暇與密院同  
謀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  
朝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  
曰豈不知素育于宮中者耶于楚臣等具奏  
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為儲  
嗣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至初即位建儲

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明輔相之  
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  
仁宗淵默寡言乃欣然嘉歎曰知卿等盡忠  
然此大事也朕更熟思之臣等既退且請堯  
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許歸第乃密  
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臣等既登對復申前  
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可無憂臣等  
既得與旨決謂無疑矣是年因樞府闕官議  
于上前乞召韓琦為樞密使益以琦當忠

義必能當重事 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  
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巡卒臣所記當日  
之事大槩如此于是 手詔中書曰文彥博  
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汝大功絕口不言中  
外縉紳莫有知者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  
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褒顯之又詔  
曰朕恭聞 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  
所付而執政大臣文彥博劉沆富弼王堯臣  
實左右贊順以成聖志及 英宗皇帝進位

元儲續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彥博  
等勲績莫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攻驗不誣  
其謙厚忠實可謂至矣其議所以褒顯之庶  
幾上昭 神祖知人之明 文考報功之意  
焉遂加彥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彥博力辭兩  
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而遣中謁者遺詩以  
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彥博  
至河東未交印先就第廟以坐見監司既交  
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

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  
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元祐初  
司馬光拜相起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邊之事河防及 朝廷大  
政今即與輔臣共議息過甚渥期年乃求去  
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  
人子思之側則長老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  
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  
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

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效于斯可見  
彥博讀 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昭四年彥  
博請去不已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致仕紹聖初官者觀望時政謂彥博  
明付司馬光詆毀 成烈降太子少保薨年  
九十二崇寧中于元祐黨復命出籍追復太  
師謚曰忠烈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  
相者五十餘年編歷公卿兩以太師致仕雖  
勢位隆貴而平居按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

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陽而  
考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及當時老成而  
有賢德者十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  
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為文序其事王拱辰  
守北都以書來諗曰拱辰亦家洛位與集不  
居數客後頤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頤  
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時所嘉羨如此考  
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及甫字周翰初為大理評事遷直史館與邢  
恕同為館職頗相善也遷吏部員外郎除直  
龍圖閣知同州父太師考博起為平章軍國  
重事除及甫右司員外郎以嫌改衛尉光祿  
少卿初韓琦子忠彥與琦之門人劉摯王巖  
叟賈易等常不平考博不言功事以謂掩琦  
之勲及章惇撰御賜考博詩序其述上  
語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忠彥不于考博入  
為重事易 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考

博教為之乞改史 宣仁后曰此事吾詳知之至和中 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王參政也在嘉祐末乞立 英宗為皇嗣 仁宗升遐策立 英宗者韓相公也即不相僚不必改吏其後彥博致仕及甫以集賢殿脩撰知河陽召為太僕卿除擢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紹聖中蔡確之子涓奏及甫嘗與邢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 詔以蔡京安惇即同文館

究問語在章惇傳于是梁燾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皆坐重貶及甫懷一朝之忿妄發書與邢恕致起詔獄以陷害忠良及甫之罪也及甫坐元祐黨褫職居久之復直龍圖閣知陝州既又落職最後復集賢殿修撰以卒始及甫當 宣仁后臨朝時避魯王諱止名及 宣仁崩復名及甫云 臣稱曰彥博以王估之才克平妖難致位垂弼雖以人言去位而天下之望日隆及其再



相也乃秉忠竭誠首議建儲遂絕口不言至  
仁宗之世國事自顯人謂彥博不獨首建大  
策為難而有功不居之為尤難也嗚呼彥博  
出入四世名倡九牧神明所相壽考康寧近  
世以來一人而已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七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八

列傳五十一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幼篤學有大度范仲  
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  
曾晏殊即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授將作監  
丞知長水縣僉書河陽節判度官會郭皇后  
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弼言 朝廷一舉  
而獲二過縱不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  
判絳州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

判鄆州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却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召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

如弼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應日食以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勤閉門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歿而雍守勤歸罪于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領南德和誣奏平降賊 詔以兵圍守其家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奸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勢誣

人不可但已時守勤子昭序為御藥弼奏乞  
罷之德和竟坐要斬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  
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弼言用守  
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  
軍無異將吏必怨懼乃罷守忠不違又言邊  
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從國初令  
宰相兼領仁宗從之以宰相兼樞密使為  
三司鹽鈇判官遷史館修撰慶曆二年改右  
正言知制誥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

劉六符來求閔南地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  
中外忿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  
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  
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舉弼使契  
丹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  
愛其死乃以弼為接伴弼開懷與語不以夷  
狄待之英等見弼頌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  
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  
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仁宗

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  
歲幣以弼為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改資政殿  
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既至六符館之往反  
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  
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  
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以南寡人以謂不  
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  
朝志章聖皇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若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者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  
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  
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挾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  
而壯士徒馬物故太平此誰任其禍者今中  
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  
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

能稱曰勝負未可知就其使勝所亡士馬羣  
臣當之歎抑人主當之歎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  
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  
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  
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  
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  
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求異代故地

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  
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  
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  
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待賦入若  
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朕  
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  
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  
豈可欺也哉虜主大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  
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

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  
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  
再來嘗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  
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  
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  
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  
而行既至虜不復求昏專欲增幣曰南朝  
移我書當曰獻吾則曰納弼爭不可虜主曰

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  
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  
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  
得已而至于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  
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  
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  
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  
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弼聲俱色  
厲虜知不可奪曰吾嘗自遣人議之于是獨

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弼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 仁宗從之增歲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曰宰相呂夷簡請以吏付獄且言曰必得吏乃止夷簡不悅故薦弼使契丹且擅易國書欲因事罷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觸之不報使還除樞密直學士懇辭

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弼見 仁宗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也特以 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不敢以死爭尔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侍讀既又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罔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

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趨弼綴樞密院班乃御殿又命宰相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所以使虜故也弼乃受命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于弼與仲淹望太平于暮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弼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具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北河安邊十三策大約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時冊命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



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息歸契丹  
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礼云且發兵會元昊伐  
吊兒族于河東為近仁宗問弼曰虜得無  
與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幽薊不復由河東  
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處且虞  
我出鎮定搏幽薊之墟也今兵出無名契丹  
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  
先言受礼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  
以困中國今契丹皆約好結于我獨獲重幣

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吊兒屢  
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  
而寇哉我或請調發為備弼曰虜雖不來猶  
欲以虛聲因我若調發正情其計臣請任之  
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仁宗乃止虜  
卒不動初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  
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而詆夏竦怨之  
會介奏記于弼說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循弼  
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陰習介書為廢

立詔草飛語上聞 仁宗雖不信弼懼因保  
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遷除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而  
衍仲濟皆罷政未幾石介死諤者以介北走  
契丹結連起兵弼以一路兵應之罷弼安撫  
使且欲發介墓以觀之歲餘諤不驗加給事  
中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  
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  
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  
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  
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  
至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  
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  
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下為盡力流民死者為  
大塚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  
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  
人募而為兵又萬餘人 仁宗遣使慰勞即

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王  
則據貝州救齊州禁兵千人欲屠城以應之  
有告變者弼以齊非所部恐事泄生變會中  
使張從訓衙命至青弼檄從訓使馳至郡發  
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遷禮部侍郎弼又懇辭不受遷  
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知  
鄭州徙知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  
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  
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仁  
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仁宗且以  
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也哉修頓首  
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  
彥博與弼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以因  
監視禳祈為名乞畱宿內殿事皆闕白而後  
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 仁宗悉以政事仰成宰  
府弼總綱紀號令謹守典法所選用多得人  
天下無事號稱賢相六年丁母憂 仁宗為  
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  
變禮不可用于平世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平章事遷戶部尚書  
初 仁宗弗豫皇嗣未立人情憂恐弼與文  
彥博等議請早定儲嗣會 仁宗復康故緩  
其事後韓琦以定策立 英宗至是 慈聖

后還政并弼遷官 制詔錄其前議弼奏曰  
至和中臣雖汎議建儲其于 陛下則如在  
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與韓琦等議  
哉今 陛下錄臣 先帝時微勞曷若報  
皇太后之大恩 皇太后嘗謂臣與胡宿吳  
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其言至不忍  
聞臣寔痛心豈 仁宗之所望于 陛下哉  
仁宗與 皇太后于 陛下有天地之恩而  
未聞所以為報臣于 陛下不過有先時議

論絲髮之勞尔臣願陛下外則以仁義道  
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仁孝恭恪奉  
宗事太后則臣雖啜菽飲水奔走陛下  
左右以死無悔韓琦一日進擬一二官者策  
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授陛  
下皇太后協贊之力而此輩何功可書琦  
悚然有愧色却立數武弼嘗進除目英宗  
通震怒擲之弼措笏拾取以進曰前日陛  
下在藩即時喜怒猶不可妄而况今即天子

位切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  
則陳斧鉞以誅大奸今日陛下之怒不為  
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太過惡可怒者何  
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温言弼  
猶進說不已治平二年以疾辭位拜鎮海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仁宗  
即位改鎮武軍進封鄭國公弼屢乞罷使相  
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

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仁宗特為御內東門  
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毋拜坐語從  
容至日晏問以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  
令人窺測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人  
善惡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 仁  
宗又問以邊事弼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  
德行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 仁宗又問為  
治所先弼曰阜安寓內為先明年除司空兼  
侍中弼力辭復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弼既至未見有于 上前言災異皆天數  
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聞之歎息曰人君所  
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  
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  
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獲施其力此為  
亂之机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  
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  
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仁宗  
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弼又言國事有災變

宜徹樂恐 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  
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  
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弼又上疏願益  
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 仁宗親書答詔曰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諸枕蓆銘諸肺腑終老  
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 王安石始知參知政事議改  
法理財與 仁宗合意而弼不欲有所變更

與安石不合多稱疾家居求退章數十上  
仁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  
文彥博 仁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  
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  
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  
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  
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 行當自貴近者  
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

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  
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軍節  
度使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  
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以郭  
等討之弼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  
詔遠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因極言時弊  
請速改新法以救倒懸之急契丹來爭河東  
地界手詔問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  
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官制行改授開府儀

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  
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以其父堯  
臣所撰詔草上之仁宗以問彥博彥博言  
與同老合仁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豐六  
年弼年八十懷不能已又上疏論治亂不出  
于用諛佞謹直二端而已今諛佞者競進謹  
直者多處外忠義之士仰室竊歎天下之弊  
陛下不得知而更張之恐禍亂將至益煩聖



慮亦無及矣疏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  
上問封之以付其子未幾而薨贈太尉謚曰  
文忠元祐初加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廷  
御篆其碑曰顯忠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  
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復侑食于  
廟弼性至孝恭儉好礼與人言雖幼賤必盡  
敬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盖出于  
天性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  
若兼收并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

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  
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  
人不勝則必交結干歧萬徹必勝而後已小  
人復勝必遂肆毒于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  
不亂不可得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  
曰富公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  
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六子紹廷紹京紹隆

紹京備供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皆先弼而  
卒

紹廷字德先有家法為時所稱始以父任為  
祕書省正字嘗為光祿寺丞遷宗正丞出為  
白波鞏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以紹廷為  
河北提舉常平紹廷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  
臣以不行新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 徽宗  
嘉之除祠員外郎 制曰惟爾先正相予  
祖宗道德勲勞諫服夷夏其家上之木拱矣

故笏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况遺範之  
所在乎尔少長義方習以成性今朕命尔領  
職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于先志  
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  
以勸大孝于親者徃其欽哉未幾出知宿州  
卒年六十八有子直柔  
臣稱曰弼使虜之功偉矣而議者乃以活飢  
民為功何哉方其廷屈虜之君臣使曉然知

通好用兵之利害自是兩邊無虞者幾百年  
其所活豈特五十萬人而已乎及踐宰府首  
開萬世之議抑又有社稷之功矣至于忠規  
激切而 上不思諂言深中而 上不疑進  
退雍容有始有卒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  
者豈不然哉生而享其榮歿而配于 廟為  
一代之宗臣有以也夫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九

列傳五十三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也父國華終右諫  
議大夫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  
時方倡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  
皆賀于殿上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并遷太  
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厯開封府推官三  
司度支判官為右司諫時吳異數見王隨陳  
堯佐為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知政事

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譴琦連疏論其過  
曰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考天戒之所譴告則  
變理之任正當其責 陛下用輔臣如此外  
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之可  
消福應之自來則恐不可得也 陛下若以  
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臣下所深宜輕議孰  
若以 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  
其毀壞乎臣職在言責可知而不言哉伏請  
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于是同日詔罷四

者又請罷內降排斥權幸王曾見琦論事切  
直有本末喜謂琦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  
安計不則激切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  
宜若此曾正人也琦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  
雅樂琦以胡瑗阮逸鄧保信更造鍾磬之法  
出私見乘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樂琦為  
諫官數稱進王曾蔡齊杜衍范仲淹等補政  
之闕事多施行以居起舍人知諫院趙元昊  
叛琦上疏曰臣聞元昊狂謀僭命不脩常貢

必為邊患今獻謀者不過欲朝廷之擇將  
甲川習士卒脩利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  
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綱紀不立  
忠佞不分功罪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  
賜無常宴衍之逸遊宮庭之奢靡受中謁之  
干請容追昵之倖僥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  
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  
臣願陛下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  
外憂自息倘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

之虜非止一元昊而已擢知制誥益利歲飢  
為兩路安撫使為餽粥濟飢人一百九十餘  
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圍延州  
琦適自蜀還論西州形勢甚悉乃以為陝西  
安撫使至則賊引去矣初大將劉平軍敗為  
賊所執內侍黃德和懼罪誣平降賊朝廷  
信之琦為直其寃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  
討招使與夏竦畫攻守二策琦入對請用攻  
策會元昊將寇渭州遂趨鎮戎軍時環慶副

必為邊患今獻謀者不過欲朝廷之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宴衍之逸遊宮庭之奢靡受中謁之干請容追昵之佞僥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願陛下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倘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

之虜非止一元昊而已擢知制誥益利歲飢為兩路安撫使為餽粥濟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圍延州琦適自蜀還論西州形勢甚悉乃以為陝西安撫使至則賊引去矣初大將劉平軍敗為賊所執內侍黃德和懼罪誣平降賊朝廷信之琦為直其寃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討招使與夏竦畫攻守二策琦入對請用攻策會元昊將寇渭州遂趨鎮戎軍時環慶副

總管任福奉詔計事琦盡出其兵使福擊賊授以方畧今自懷遠城趣德勝砦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即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既行琦重戒之福違琦節度敗沒于好水川琦坐奪秩一等降知秦州居數月復為秦鳳經畧使換秦州觀察使尋以舊職充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所遣

戍兵怯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日曰東軍而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點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馬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鄜度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吾我下視興靈穴中兔耳章既上又與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

敵歛兵不敢近塞又拜樞密副使元昊既已  
臣琦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仲淹俱出行已  
而仲淹參知政事以琦為陝西宣撫使還  
時仁宗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  
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者可施行  
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詠時務  
琦條上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  
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  
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矣富弼

宣撫河北還未入國門命守鄆州琦奏曰  
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  
去京師咫尺胸中等策不得一陳于陛下  
之前乃責補間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  
為弼言者臣竊為陛下惜之前此陝西帥  
鄭戩以劉滄董士廉城水洛役方作而戩罷  
涇原守將尹洙以為非便而止之滄等猶城  
不已乃械繫滄等將斬之戩力爭于朝琦  
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滄等違令之罪不可貸



朝廷卒城水洛故罷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從鄆州又徙鎮定二州琦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樂其愷悌定州久困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琦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息威既信致李靖兵法作方圓鏡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于是定兵寇河朔加資政殿大學士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入為工部

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冊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至和中得疾皇子未立中外憂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光繼之自其言者常以國家天下根本為急而富弼亦屢上言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輒留中如此五六年言者稍怠琦乘間奏請立皇子一日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

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王猶能之  
况陛下之聖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  
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  
可矣時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皆言立皇  
嗣中書因將二疏以請仁宗曰朕有意久  
矣願未得其人耳宮室中誰可名琦對曰宮  
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當出自聖斷  
仁宗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惟  
此可耳是日君臣定議于殿上将退琦奏

曰此事甚久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  
明請對仁宗曰決無疑矣琦曰事當有漸  
容臣等議新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  
遂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仁宗大  
喜琦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仁宗首肯  
之時嘉祐六年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仁  
宗聽候服除七年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  
琦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太子  
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朝廷不可回之

意歐陽修亦進曰宗正日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教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仁宗以為然遂下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封琦儀國公仁宗崩英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為仁宗山陵使琦既輔立英宗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

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慈皇后番簾聽政英宗疾甚有及慈聖語慈聖不樂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釋歐陽修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宗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如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慈聖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

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 慈聖意稍知修進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 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 遺命奉戴 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豈足造事非 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 慈聖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 琦獨見 英宗 英宗曰 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 父母慈愛而子孝特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 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慈者 英宗大悟自是不敢復言 英宗疾既平琦請 乘輿具素服出祈兩人請乃安 慈聖下令還政進右僕射兼樞樞密院封魏國公琦上還相事 英宗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 先帝則卿之終惠也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

足請籍民丁為義勇得十四萬夏賊寇大順  
城又請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又考博不  
可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妄非有元  
昊智計而邊修過昔日遠甚詰之必服率遣  
使齎詔而諒祚以謝表上英宗寢疾琦  
候起居問諒祚表云何曰一如卿告英宗  
崩琦奉詔立仁宗拜司空兼侍中為  
英宗山陵使既復出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  
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

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种諤收綏州詔廢  
之琦議不可乃留為綏德城因大揭榜招橫  
山之人會關陝荐飢而止復判相州改河北  
安撫司判大名府時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論  
其害以為國之施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  
使民受實惠陛下遣使給散青苗乃令鄉  
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以上  
更許增數坊鄣戶有物業祇當者依青苗例  
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鄣有物力乃從來

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  
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抑豈兼并濟困乏之  
意哉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伏惟陛下自臨  
御以來夙夜憂勤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  
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恤未嘗過擾  
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  
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  
出以致遠邇之疑哉章下制置條例司疏駁  
頒行天下琦又論奏不已且聽解安撫使改

永興軍節度使琦固辭復判相州既至之二  
年告老復除永興軍節度使未拜而薨年六  
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神宗自為碑文篆  
其首曰兩朝碩命定策元勳之碑配享英  
宗廟廷琦少有大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識量  
宏偉臨事不見喜愠之色天資朴忠自稱安  
陽戇叟輕財好施家無宿貲折節下士無貴  
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得人為多在相位時  
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惟琦獨識其奸

終不肯進及守相陞辭 神宗曰卿去誰可  
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  
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仁宗領之其  
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尤愛之有闕  
訟者輒止之曰勿撓吾侍中也政和中追論  
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子忠彥粹彥純彥嘉  
彥粹彥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純彥官  
至徽猷閣直學士嘉彥尚 仁宗女齊國公  
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  
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  
同知太常禮院為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鈔判  
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判官  
琦薨服除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  
州 朝廷以夏人囚殺其主秉常用兵西方  
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 人  
移書繼至會遣使賀虜主生辰 神宗以命  
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國遼人遣趙資睦

迂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後也何問為虜  
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  
而中國兵不解也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  
彥曰問罪西夏于二國之好何所與乎使還  
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  
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  
屬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  
異矣尚何議稟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  
珪為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

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祀  
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  
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朞月而廟堂自渝之  
後將作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  
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  
祐中召為戶部尚書忠彥議裁省中外冗費  
復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  
也切見近降詔書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太妃每生辰及大祀恩澤四分減一仰測



聖意克已為人無所不可願 詔入內侍  
省均節禁省之費報有司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擢尚書左丞弟嘉  
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 哲宗  
親政更用大臣言有親望爭言 垂簾時事  
忠彥言昔 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 章  
獻時事 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  
陛下能法 仁祖用心則 朝廷靜矣以觀  
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

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而還之以  
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  
知大名府 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  
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息二曰開言  
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 徽宗用忠彥言數下赦  
令蠲天下逋債盡還流人而甄叙之有為御  
史諫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進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

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謂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涇州請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建復郢部又請糝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辭命其子肖曹代之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也父會集賢殿

修撰公亮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遷奉禮郎知會稽縣累遷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知三班院三班吏世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外堂取判者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名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坐側親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莫能易也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復為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居三月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  
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精于法令多  
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為上相歐  
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以問公亮文  
學人材以問修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  
仁宗不豫中外以為憂琦請建儲嗣與公亮  
共定大議英宗即位慈聖后同聽政加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慈聖還政加戶部

尚書英宗不豫即卧内奉詔立神宗  
為皇太子明年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  
吏部尚書封英國公改堯國公熙寧初進封  
魯國公二年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  
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知  
政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  
衆事公亮一切聽之于是神宗益專信任  
而安石以其助已深得之御史至中書爭論  
青苗事公亮俯首不言安石厲聲與之往反

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以病拜司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起知永興軍召還復為集禧觀使請老以太傅侍中致仕未幾子孝寬僉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薨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謚曰宣靖思禮觀韓琦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冊亞勲之碑神宗嘗語

輔曰臣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然公亮性吝嗇殖貨至鉅方持祿固寵為世所譏子孝寬孝寬字公綽少好學為人詳密以隆為將作監主簿知桐城咸平二縣除祕閣校理遷樞密院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負孝寬始拜龍圖閣待制為羣牧使遷龍圖閣直學士北虜遣使請伐北並邊之地神宗遣孝寬按視乃奏曰國家待夷狄恩與信也恩不可使濫

信不可使失苟細事不問將有大于此者宜  
如故使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巡下  
外艱服除以端明殿大學士知河陽又知鄆  
州鄆有孟子廟而無封爵孝寬請于朝得  
封鄆國公配享孔子廟召為吏部尚書元祐  
初以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久之復召以吏  
部尚書召還道卒年六十六

臣稱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  
相莫非天下偉傑蓋晚而相琦屬以大事柱  
石之力以扶持大厦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  
用能光輔仁宗咸有一德雖伊尹周公何  
以過也公亮勲亞于琦而昧于潔身之義懷  
祿不去君子譏之忠彥繼世宰相孝寬亦位  
宥密盛矣

東都事畧卷之六十九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

列傳五十三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也都官負外  
郎瀆之子而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洙字原  
叔性彊敏學問過人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  
至于圖圍陰陽五行律歷星官算法訓故字  
書無所不通舉進士為舒城尉坐事免官久  
之調富川簿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  
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史館檢討天章閣待

制直龍圖閣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宰相杜衍子偕蘇舜欽坐進奏院祠神會為御史所彈洙與坐客貶知濠州居久之復召為檢討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是時諸儒定雅樂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既成歲不可用夏竦卒謚文正劉敞以竦行不應謚改謚文獻洙曰此僖祖謚也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

改于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言天下田稅不均請以步開方為法班之州縣以均其稅拜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當薦舉者皆以嫌不用洙以謂士飭身厲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卒年六十所著易傳十卷雜文千餘篇子欽臣元祐中為吏部侍郎堯臣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

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  
除三司使度判官再遷右司諫 郭皇后廢  
居瑤華宮有疾 仁宗頗疑之方后廢時官  
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至監醫后且  
死議者疑文應有奸謀堯臣請自付其事御  
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不報后在殯有  
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鐙堯臣言郭氏幸得  
蒙厚恩復位號乃 天子后也張鐙可廢  
仁宗遽為之罷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元昊

反西邊用兵以為沿邊安撫使上言故事使  
者所至輒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昊  
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不勝彫散宜有以勞  
來之 仁宗從其請降 詔俟賊平蠲其租  
賦二年又言陝西二十萬兵分屯四路不足  
以自守涇原最為要害處請萬人以屯渭州  
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水  
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答元  
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



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又  
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材明年葛懷敏敗涇  
邠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  
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命使陝西而以  
琦仲淹為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范仲  
淹韓琦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  
宜從事仁宗以為然因言諸路主帥可罷  
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  
禮置德順軍于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

以其地募弓箭手堯臣使還至涇州而德勝  
砦兵追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正道左解裝  
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  
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  
也堯臣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  
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  
患貴果出降明年為三司使時入內都知張  
永和建議欲收民房錢什之三以助軍費堯  
臣言于仁宗曰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

亂也夔州路漕臣請益并歲課十餘萬緡事  
下三司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浚  
取厚利適所以歛怨也皆罷之求解計事以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羣牧使皇  
祐三年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堯臣持法守  
正務裁抑僥倖至有鏐匿名書傳之京城者  
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厲狄青以軍  
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而青頗有  
自得已堯臣與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富貴

不能自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喪至  
和中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吏部卒年五  
十六將終有遺奏勸仁宗以早擇宗室之  
賢者為皇嗣贈左僕射謚曰文安堯臣典內  
外制十年文詞溫潤得王言體有文集五十  
卷元豐三年堯臣子兵部員外郎同老上言  
至和中仁宗不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  
參預朝政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于上前  
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啓堯臣之心知

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彥博弼等于  
仁宗前忘身為國不顧忌諱求立為嗣盡忠  
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與同列各求罷免  
避位以冀開納 仁宗感悟遂許 英宗為  
嗣 神宗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 神  
宗嘉之乃加贈堯臣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  
老為秘閣校理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也中進士補趙州  
司理參軍為人敏明果敢有材稍遷監察御

史累行景祐元年 章獻皇后服未除而禮

官請用冬至日用后沔奏請俟詳禫別擇日

上書季安世被劾沔又奏請勿治出知衡山

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貶監衡州酒稅移

通州知虔州遷監察御史又知楚州所至皆

有能迹召為右正言又有直名遷提點兩浙

刑獄陝西轉運使居兩月即以天章閣待制

為都轉運使又數月移知虔州三司所給特

支物惡而估直高軍人有語而優戲及之沔

曰此朝廷特夫何敢妄言搖衆亟命斬之  
諸將為請猶杖配嶺南明日給特夫無敢謹  
者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明  
州移知秦州仁宗勉以邊事對曰秦州不  
足憂陛下當以南方為憂明日官軍以敗  
聞遂以沔為荆湖江西廣南安撫使未幾副  
狄青宣撫賊平遷給事中知杭州召拜樞密  
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  
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沔曰臣請以理

析之乃謂使人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  
詠祖宗功德也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  
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遂不敢復請張貴  
妃薨進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  
學士讀冊沔既位右府力辭之且曰陛下  
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  
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沔在抗  
貪縱不法所刺配人以百數及去即竊其案  
後有訴者無以自解遷大學士移知青州又

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嘗繫罪人不以法為御史彈奏按驗如實乃謫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京會恩除知濠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州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曰威敏

田况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後徙居信都石晉之亂祖行周陷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內寇以所掠數百人屬其父延招悉縱之因遁歸

官至太子率府率况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太常丞通判江寧府陝西用兵徙夏竦辟為經畧判官擢直集賢院諸將悉兵擊賊况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仁宗多聽見用遷為右正言修起居注知制誥陝西宣撫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益州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決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

其非甚罪釋之又聽斷之明蜀人以比張詠  
遷給事中召為御史中丞未至復為樞密直  
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  
林學士况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  
于景德而其出又多于所入著為皇祐會計  
錄上之真以悟上庶更立輕制使民充實  
而縣官有餘用也除禮部侍郎三司使至和  
元年擢樞密副使嘉祐二年拜樞密使以疾  
乞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  
五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宣簡况為人寬厚  
明敏與人若無不可而非義不可干也于天  
下事小利近功則置而勿論所及必朝廷  
先務而可以利民者嘗著好名朋黨二論有  
奏議三十卷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也擢進士補涇州  
觀察推官稍擢為侍御史知諫院以天章閣  
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徙知渭州遷樞密直

學士知瀛州契丹使還稱疾求小憤見戡不  
許曰疾則可毋相見相見宜如禮虜使竟不  
能屈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明年召還為給  
事中參知政事以宰相文彥博親嫌遷禮部  
侍郎為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  
而非之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同羣牧使未幾拜宣徽南院使判  
延州英宗即位加安武軍節度使橫山酋  
豪請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靈夏歸中國

勘奏言諒祚數悖慢而多殺戮人子離心今  
其酋豪如此可許之時英宗不豫大臣重  
生事不從勘年七十告老十數不許復以疾  
請乃許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贈太尉謚曰康  
穆勘久分帥閫號習邊事然無他智畧折節  
交官者君子說之

東都事畧

卷之七十

三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

一



